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十四回 岳飛破賊酬知己 施全剪徑遇良朋

詩曰：轅門昨日感深恩，報效捐軀建上勛。白鵲旗邊懸賊首，紅羅山下識良朋。

話說那宗留守老爺，一人一騎獨臨王善的營盤，滿拚一死。不要說是眾寡不敵，倘然賊兵一陣亂箭，這家老爺豈不做了個刺蝟？祇因王善出令要捉活的，所以不致傷命。但是賊兵一重一重，越殺越多；一層一層，圍得水泄不通，如何得出？且按下慢表。

卻說這昭豐鎮上，王貴病體略好些，想要茶吃。岳大爺叫：「湯懷兄弟，你可到外邊去，與主人家討杯茶來，與王兄弟吃。」湯懷答應了一聲，走到外邊來，連叫了幾聲，並沒個人答應。祇得自己到爐子邊去搗了一會，等得滾了，泡了一碗茶。方欲轉身，祇聽得推門響，湯懷回頭看時。卻是店主人同著小二兩個慌慌張張的進來。湯懷道：「你們那裡去了？使我叫了這半天，也不見個影兒。」店主人道：「正要與相公說知：今有太行山大盜起兵來搶都城，若是搶了城倒也罷了。倘若被官兵殺敗了，轉來就要逢村搶村，遇鎮搶鎮，受他的累。因此我們去打聽打聽消息，倘若風色不好，我們這裡鎮上人家都要搬到鄉間去躲避。相公們是客邊，也要收拾收拾，早些回府的妙。」湯懷道：「原來有這等事！不妨的，那些強盜若曉得我們在此，決不敢來的。恐怕曉得了，還要來納些進奉，送些盤纏來與我們哩！」這店小二嗽著嘴道：「霹靂般的事，這相公還講著沒氣力的閑話。」湯懷笑了一笑，自拿了茶走進來，遞與王貴吃了。岳大爺便問：「湯兄弟，你去取茶，怎去了這許多時？王兄弟等著吃，惹得他心焦。」湯懷便將店主人的話說了一遍。岳大爺便叫店主人進來，問道：「你方纔這些話，是真是假？恐怕還是訛傳？」店主人道：「千真萬確！朝廷已差官兵前去征剿了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既如此，煩你與我快去做起飯來。」店主人祇道他們要吃了飯起身回去，連忙答應了一聲，如飛往外邊去做飯，不提。

且說岳大爺對眾兄弟道：「我想朝廷差官領兵，必然是恩師宗大人。」湯懷道：「哥哥何以見得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朝內俱是奸臣，貪生怕死的，那裡肯衝鋒打仗？祇有宗大人肯實心為國的。依愚兄的主意，留牛兄弟在此相伴王兄弟，我同著二位兄弟前去打探看。若是恩師，便助他一臂；若不是，回來也不遲。」湯、張二人聽了，好不歡喜。牛皋就叫將起來道：「王哥哥的病已好了，留我在此做甚麼？」岳大爺道：「雖然好了，沒有個獨自丟他一個在此的。為兄的前去相助恩師，祇當與賢弟同去一樣。」牛皋再要開言，王貴將手暗暗的在牛皋腿上捻了一把。牛皋便道：「甚麼一樣不一樣，不要我去就罷！」

正說之間，店小二送進飯來。王貴本不吃飯，牛皋賭氣也不吃。三個人吃了飯，各自披掛了，提著兵器，出店門上馬而去！這裡牛皋便問：「王哥哥，你方纔捻我一把做甚麼？」王貴道：「你這呆子！大哥既不要你去，說也徒然。你曉得我為何生病來？」牛皋道：「我不曉得。」王貴道：「我對你說了罷，祇因我那日在校場中不曾殺得一個人，故此生出病來。你不聽，如今太行山強盜去搶奪京城，必然人都在那裡。我捻你這一把，叫你等他三個先去，我和你隨後趕去，不要叫大哥曉得，殺他一個暢快，祇當是我病後吃一料大補藥，自然全好了。你道我該去不該去？」牛皋拍手道：「該去！該去！」於是二人也把飯來吃了，披掛端正，托店主人照應行李：「我們去殺退了賊兵就來。」出門上馬，提著兵器，亦望南薰門而來。

且說岳大爺三人先來到牟駝關，抬頭觀看，果然是宗澤的旗號。岳大爺叫聲：「哎喲！恩師精通兵法的，怎麼紮營在岡上？此乃不祥之兆。我們且上岡去，看是如何。」三人乘馬上岡。早有小校報知宗公子，下岡相迎，接進營中。

岳大爺便問：「令尊大人素練兵術，精通陣法，卻為何結營險地？倘被賊兵圍絕水打糧之道，如何是好？」宗方淚流兩頰，便將被奸臣陷害，不肯發兵。老爺滿拚一死，以報朝廷，故爾駐兵於此，匹馬單槍已闖入賊營去了，說與岳大爺知道。岳大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公子可速為接應！待我愚弟兄下去，殺入賊營內，救出恩師便了。」便叫：「湯兄弟可從左邊殺進，張兄弟可從右邊殺進，愚兄從中央衝入，如有那個先見恩師的，即算頭功。」湯懷道：「大哥，你看這許多賊兵，一時那裡殺得盡？」岳大爺道：「賢弟，我和你祇要擒拿賊首，救出恩師，以酬素志，何必慮那賊兵之多寡？」二人便道：「大哥說得是！」

你看他吼一聲，三個人奮勇當先。湯懷舞動這管爛銀槍，從左邊殺進去！猶如是毒龍出海，渾似那惡虎離山，衝進營中，那些嘍囉怎能抵擋得住？這張顯把手中鉤連槍擺開，從右邊殺進去，橫衝直撞，祇見半空中大鵬展翅，斜刺裡獅子搖頭，殺得那些嘍囉馬仰人翻，神號鬼哭。那岳大爺：

頭戴著爛銀盔，身披著鎖子甲。銀鬃馬，正似白龍戲水；瀝泉槍，猶如風舞梨花。渾身雪白，遍體銀裝。馬似掀天獅子，人如立地金剛。槍來處，人人命喪；馬到時，個個身亡。正是：

斬堅入陣救忠良，賊將當鋒盡滅亡。成功未上凌煙閣，岳侯名望至今香。

擺動手中這杆瀝泉槍，衝入營中，大叫一聲：「岳飛來也！」

這宗留守被眾賊困在中央，殺得氣喘不住，但聽得那些賊兵口中聲聲祇叫：「宗澤，俺家大王有令，要你歸降，快快下馬，免你一死！」正在危急之際，猛聽得一片聲齊叫道：「槍挑小梁王的岳飛殺進來了！」宗老爺暗想：「這岳飛已回去，難道是夢裡不成？」正在疑惑，祇聽得一聲吶喊，果然岳飛殺到面前。宗澤大喜，高叫：「賢契，老夫在這裡！」岳大爺上前叫聲：「恩師，門生來遲，望乞恕罪！」說聲未絕，祇見湯懷從左邊殺來，張顯從右邊殺來。岳大爺便叫：「二位兄弟，恩師在此，且並力殺出營去！」宗爺此時好生歡喜，四個人並在一堆，逢人便殺，好似砍瓜切菜一般。

不道那牛皋、王貴，恐怕那些賊兵被他三個殺完了，因此急急趕來。將到營門，抬頭一望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還有！還有！」王貴道：「牛兄弟，且慢些上來，等我先上去吃兩貼補藥，補補精神看！」牛皋道：「王哥，你是病後，且讓我先上去燥燥脾胃！」你看他拍著烏騾馬，舞動雙鐵錘，狠似玄壇再世；那王貴騎著紅馬，使開大刀，猛如關帝臨凡。一齊殺入營來，真個人人逢人倒，馬遇馬傷。

那些嘍囉忙報與王善道：「啟上大王爺，不好了！前營殺進三個人來，□分厲害！不道背後又有一個紅人，一個黑人殺進來，兇惡得緊！無人抵敵，請今定奪。」王善聽了大怒，叫：「備馬來！待孤家親自去拿他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：「得令！」帶馬的帶馬。抬刀的抬刀。王善忙忙上馬，提刀衝出營中。嘍囉吆喝一聲：「大王來了！」王貴看見，便道：「妙嚇！大哥常說射人先射馬，擒賊必擒王。」就一馬當先，徑奔王善。牛皋大叫：「王哥哥，不要動手，這貼補藥我要吃的！」這一聲喊，猶如半空裡起個霹靂。王善吃了一驚，手中金刀鬆得一鬆，早被王貴一刀，連肩帶背砍於馬上。王貴下馬取了首級，掛在腰間，看見王善這口金刀好不中意，就把自己的刀撇下，取了金刀，跳上馬來。牛皋見了，急得心頭火起，便想：「我也要尋一個這樣的殺殺，纔好出氣！」便舞開雙錘，逢著便打。正在發瘋，早被岳大爺看見，心中暗想：「難道他撇了王貴，竟自前來不成？」正要上前來問，忽見王貴腰間掛著人頭，從斜刺裡將賊將鄧成追將下來，正遇岳大爺馬到，手起一槍，鄧成翻身落馬；復一槍，結果了性命。田奇舉起方天畫戟正待來救，被牛皋左手一錘，挑開了畫戟，右手一錘，把田奇的腦蓋打得粉碎，跌下馬來，眼見得不活了。那些眾賊兵看見主帥、軍師已死，料難抵擋，大潰奔逃。山頂上宗方公子看見賊營已亂，領軍衝下，直抵賊營亂殺。眾賊乞降者萬餘，殺死者不計其數，逃生者不上千人。宗澤吩咐鳴金收軍，收拾遺棄的旗幟衣服、兵器糧食，不計其數。又下令將降兵另行紮營住下，自己擇地安營，等待次日進城。

岳飛等拜辭宗澤，即欲起身回去。宗澤道：「賢契等有此大功，豈宜就去？待老夫明日進朝奏過天子，自有好音。」岳飛應允，就在營中歇了一夜。

到了次日，宗爺帶領兄弟五人來到午門。宗爺入朝，俯伏金階啟奏道：「臣宗澤奉命領兵殺賊，被賊兵圍困不能衝出。幸得湯陰縣岳飛等弟兄五人殺入重圍，救了臣命，又誅了賊首王善，並殺了賊將軍鄧成、田奇等，俱有首級報功。降兵一萬餘人。收得

車馬糧草兵械，不計其數，候旨發落。」徽宗聽奏大喜，傳旨命宗澤平身，宣岳飛等五人上殿見駕。五人俱俯伏，三呼已畢。徽宗就問張邦昌：「岳飛等五人如此大功，當封何職？」邦昌遂奏道：「若論破賊，該封大官。祇因武場有罪，可將功折罪，權封為承信郎，俟日後再有功勞，另行陞賞。」徽宗准奏。傳下旨來，岳飛謝恩退出。又命戶部收點糧草，兵部安貯降兵，其餘器械財帛，盡行入庫。各官散班退朝。宗澤心中大怒，暗罵：「奸賊！如此妒賢嫉能，天下怎得太平！」

列位，你道這承信郎是甚麼前程？就是如今千把總之類，故此宗爺□分懊惱。但是聖上聽了奸臣之話已經傳旨，亦不好再奏，祇得隨著眾官散朝，含怒回府。祇見岳飛等俱在轅門首伺候，宗澤忙下馬用手相攜，同進轅門，到了大堂坐定。宗澤道：「老夫本欲力荐大用，不期被奸臣阻抑。我看此時非是功名的時候，賢契等不如暫請回鄉，再圖機會罷了！老夫本欲屈留賢契居住幾日，祇是自覺赧顏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恩師大德，門生等沒齒不忘。今承臺諭，就此拜別。」宗爺雖如此說，心中原是不捨。祇因奸臣當道，若留他在京，恐怕別生禍端，祇得再三珍重囑咐，送出轅門。岳大爺弟兄五人辭了宗爺，回到昭豐鎮上，收拾行李，別了店主人，一路望湯陰縣而來。有詩曰：

浩氣衝霄貫鬥牛，萍蹤梗跡嘆淹留。奇才大用知何日，李廣誰憐不拜侯！

岳大爺弟兄五個在路上談論奸臣當道，難取功名。牛皋道：「雖不得功名，也吃我殺得爽快！有日把那些朝內奸臣，也是這樣殺殺纔好！」岳大爺道：「休得胡說！」王貴接口道：「若不是大哥，我們在朝內就把那個甚麼張邦昌揪將下來，一頓拳頭打死了！拚得償了他一命，不到得殺了我的頭，又把我充了軍去。」湯懷道：「你這冒充鬼！若是外頭打殺了人，將一命抵一命。皇帝金殿上打了人，就是欺君的罪名，好不厲害哩！」

且說五個人你一句我一句正在路閑講，忽見前面一伙客人，約有□多個，慌張失智，踉蹌而來。見那五個人在馬上，說說笑笑的走路，內中一人便喊道：「前邊去不得，你們快往別處走罷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就走。張顯就下馬趕回來，一把扯住了一個道：「你且說說，如何前邊去不得？」那人苦掙不脫，著了急，便道：「前邊紅羅山下有強盜阻路，我們的行李都被搶去了，走得快，逃了性命！我好意通你個信，你反扯住我做甚麼？」張顯道：「原來有強盜，怎麼大驚小怪？」把手一放，那個人撲地一跤，爬起來飛奔去了。

張顯便向岳大爺道：「說前面有個把小強盜，沒甚大事。」牛皋大喜道：「快活，快活！又是好買賣到了！」岳大爺道：「休得如此，也要小心為妙。湯兄弟可打前去先探聽，我們隨後就來。」遂一齊披掛好了。

湯懷一馬當先，來到一座山邊。祇見山下一人，坐一匹紅砂馬，手掄大刀，攔住喝道：「拿買路錢來！」湯懷道：「你要買路錢嘛？甚麼大事，祇問我夥計要便了。」那人道：「你夥計在那裡？」湯懷把手中爛銀槍一擺，說道：「這就是我的夥計！」那人大怒，舉起大刀，照著湯懷頂門上砍來。湯懷把槍一舉，架開刀，分心刺來。那人在馬上把身子一閃，還刀就砍。刀來槍架，槍去刀迎，戰有一二□個回合，真是對手，沒個高下。

恰好岳大爺等四個人一齊都到，看見湯懷戰那人不下，張顯把鉤連槍一擺，喝道：「我來也！」話聲未絕，山上一人紅戰袍，金鎧甲，手提點鋼槍拍馬上山，接住張顯廝殺。王貴舉起金刀，上前助戰。山上又跑下一人，但見他面如黃土，遍體金裝，坐下黃驃馬，手把三股托天叉，接住王貴大戰。牛皋看得火起，舞動雙鋼打來。祇見一人生得青面獠牙，額下無鬚，坐著青鬃馬，手舞狼牙棒，抵住牛皋接戰。

岳大爺想道：「不知這山上有多少強盜？看他四對人相殺，沒甚高低，我若不去，如何分解？」便把雪花鬃一拍，卻待向前，祇聽得山上鸞鈴響，一個人戴一頂爛銀盔，穿一副白鎧甲，坐下白戰馬，手執一枝畫杆爛銀戟，大聲喝道：「我來也！」不分皂白，望著岳大爺舉戟就刺。岳爺把槍一逼，搭上兵器，不上五六個照面、七八個回合，那人把馬一拍，跳出圈子，叫道：「少歇，有話問你！」岳大爺把槍收住，便道：「有話說來。」那人道：「我看你有些面善，不知從那裡會來？一時想不起，你且說是姓甚名誰？從那裡而來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我等是湯陰縣舉子，在武場不第而回，那裡認得你們這班強盜！」那人道：「莫不是槍挑小梁王的岳飛麼？」岳大爺道：「然也！」那人聽了，慌忙下馬來插了戟，連忙行禮道：「穿了盔甲，一時再認不出，多多得罪了！」岳大爺亦下馬來，扶住道：「好漢請起，為何認得小弟？」那人道：「且待小弟喚那幾個兄弟來，再說便了。」正是：一笑三生曾有約，算來都是會中人。不知那人如何認得岳飛，且聽下回分解。